

鞭杆舞溯源与发展展望

Stick Dancing: Its Histor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雷 湃¹, 陈爱军², 蔡智忠³LEI Pai¹, CHEN Ai-jun², CAI Zhi-zhong³

摘要: 陇右地区是一块文化沃土, 生活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陇右先民所创造的陇右文化, 其历史悠久, 内涵独特, 鞭杆舞为陇右地区璀璨耀眼的一块奇葩, 是融武术与舞蹈为一体的一种民间体育运动, 它对于考究先秦的社会背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使鞭杆舞的历史背景及健身功效辅助于现实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 鞭杆舞; 溯源; 发展

Abstract: Longyou area (eastern Gansu area) is a land with rich culture. Crea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people living in this land, the Longyou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 Stick dancing is a great representative of Longyou culture. It is a folk sports activity, combining martial arts and dance. It has a practical meaning in study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period before Qin Dynasty. Besides, it can also serve as a body-building exercise. Studying the stick dancing can facilitate the needs of current society.

Keywords: Stick dancing; Histor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G852.9 文献标识码: A

1 鞭杆舞的发展渊源

据考究, 大约在距今 4000 年前后, 由于受寒冷气候的影响, 导致齐家文化及其农业解体, 从而出现了以辛店, 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形态^[1], 同时, 陇右地区又成为周秦文化的发源地, 自西周至春秋战国以来, 陇右地区在秦人的长期经营下, 最终形成了与当时自然条件相适应的以半农半牧为特征的文化, 这标志着陇右地域文化经过独立起源到时代前期与中原文化的汇流, 再到仰韶晚期开始本土文化和农业文化转向游牧文化的复杂而漫长的演化之后, 终于趋定型^[2], 突显出马的价值。受时代所限, 马不仅具有牵引车辆, 运载货物, 耕种拉犁的经济功能, 而且是当时军事斗争和信息传递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也是交通中外的基本载体, 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扩充和统一版图的需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鞭杆便随着社会环境而诞生, 在发展潮流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1 鞭杆舞的起源说

在约 3000 年前, 秦人先祖非子因在天水放马滩及秦岭山脉一带为周王室牧马有功, 被封为周的“附庸”, 号曰

“秦嬴”, 天水因而成为秦人历史的开端和秦王朝建国地点^[3]。《史记·秦本纪》中记载, 秦人首领从中裔到秦非子都“在西戎, 保西垂, 就犬丘”, 并以善养马著称。后来秦庄公, 秦文公均居西犬丘, 西垂。鞭杆舞是当时秦人亦牧亦兵, 利用当时犬丘这个远离战火的“西垂之地”休养生息, 不断自我发展, 自我壮大的真实写照。鞭杆又称短棍, 长约三尺, 木质坚韧, 粗细均匀。秦人在长期牧马的过程中拿鞭杆赶打马匹, 口中喊唱牧歌, 经过民间演化与利用, 最后发展成一种民间舞蹈。舞蹈动作和武术动作为基础融合而成, 后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套路, 鞭杆舞的

收稿日期: 2011-01-05; 修订日期: 2011-02-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西部项目《西北武术文化历史与开发》批准号 07XTY001, 天水师范学院重点科研项目

作者单位: 1.天水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2.天水一中, 甘肃 天水, 741000;

3.天水师范学院体育科学研究所, 甘肃 天水, 741001。

1. School of P.E.,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Gansu Tianshui, 741001, China;

2. First Middle School in Tianshui City, Gansu Tianshui, 741000, China;

3. P.E.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Gansu Tianshui, 741001, China.

衍生与当时的情景是分不开的, 马匹之多派生了鞭杆舞。据记载西汉时, 太仆寺辖有六牧师苑, 分布与北地, 西河两郡, 又在水, 陇西, 安定, 北地, 上郡, 西河六郡设有牧苑 36 所, 由官奴婢 3 万人专养马 30 万匹^[4], 秦汉时期陇右地区是国家的养马基地, 故“凉州之畜天下晓”, 北魏“马至二百万”, 这说明陇右牧业空前兴盛, 马匹之多。当时, 牧马者须带器械来驱赶马群, 长的器械未能达到驱赶功效, 经过长期的尝试, 短的鞭杆对驱赶马群效果卓^[5]。同时我们可以推测先人牧马的情景, 在驱赶马群时, 牧马者后面的马匹对牧马有冲击, 为了安全, 短的鞭杆可以击打后面的马匹, 以免自身伤害, 同时鞭杆起到马鞭作用, 用来驱赶自己所骑马匹和自己两侧的马匹。因身体的特殊要求, 牧马者多数都是男子, 且有健康的体魄, 方能担任牧马者的角色。

厉兵秣马, 沙场征战, 秦自非子公元前 872 年始封, 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 历时 651 年, 秦氏家族的马儿在这里也养了超过 651 年, 马背上的这种鞭杆舞文化便在陆地上潜移默化的形成, 以传承与发扬。鞭杆舞驱赶马匹的动作必具有武术之势, 具备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有别于其他古代武术的特点。

1.2 鞭杆舞的表演特性

鞭杆舞通常为 4 人一组, 最多时可有 24 人、32 人或 64 人同时舞蹈。可见鞭杆舞对人数有一定的限制和蕴意, 4 人表示古代人们祈求四季平安 太平盛世的意义, 24 人表示一年的 24 节气, 32 和 64 人表示伏羲八卦的自然和谐精神与天地合一之美。鞭杆舞的表演分行进步和固定步, 行进步整齐有序, 威武壮观, 声可震天; 固定步对称穿插, 腾挪跳跃, 动人心魄。旁边则有二胡、笛子、鼓、琵琶、钟、箫、磁铃、云锣等伴奏, 有专人负责伴唱助兴, 唱的曲子多为秧歌或曲调或小曲, 曲调类似于道情, 悠扬婉转, 细腻动人, 而唱词则大多讲述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 现在天水的鞭杆舞常用的曲子是《八度神仙》, 这曲子据说已经传唱了几百年^[6]。鞭杆舞的表演特性是粗犷豪放, 剽悍威武, 浑厚雄壮, 气势磅礴, 流畅飘逸, 舞姿灵动优美, 感情奔放热烈, 刚劲激烈如老虎抖毛, 飘洒大方如雄鹰展翅的鲜明特色。舞出的是兴奋, 是欢喜, 是对美好生活向往与心声。在鞭杆舞的角色配演上, 主要是以男性为主, 女性充当配角和器乐的伴奏角色, 这与鞭杆舞能够反映秦人牧马的生活现实相匹配。

1.3 鞭杆舞配乐的形

丝绸之路的开通, 带来了中西艺术文化交流和融合。秦汉时, 西域诸国的音乐大量东传, 并在中原流行开来, 这一时期由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的西域乐器主要有箜篌, 琵琶, 故茹, 胡笛, 胡角。同时, 这时期陇右地区的乐器甚

多, 仅在《诗经》一书中记载, 涉及的器乐有 29 种, 打击乐器有鼓、钟、钲、铃等 21 种, 吹奏乐器有箫、管等 6 种, 弹弦乐器有琴、瑟 2 种, 现存下来的鞭杆舞的配乐, 还有先前的器乐。这说明当时统治者对牧马者的生活的重视程度, 从另一方面说明鞭杆舞已经进入宫廷舞蹈的系列, 因为宫廷舞蹈反映着统治者的政治意向和政治意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 牧马者生活单调乏味, 在余暇之余, 牧马者聚居一起自娱自乐, 谈牧马之道与鞭杆使用之道, 为了表达舒畅的心态, 他们翩翩起舞, 把马背上的技艺运用到现场虚设在马背上来驱赶成千上万的马群, 顿挫分明, 酣畅淋漓。原始的表演态势吸引了众多牧马人及家属的围观。为了烘托气氛当时的器乐便渗入到鞭杆舞中, 喝甘醇马奶的牧马人激发对牧马的乐趣, 身临其境, 口里念念有词; 置鞭杆的围观牧马人互相敲打鞭杆, 发出清脆之声, 在这种愉悦、融洽的氛围中, 慢慢出现了鞭杆舞配乐的雏形, 时迁月益, 鞭杆舞的配乐日趋完善。

2 鞭杆舞开发与保护

2.1 保护鞭杆舞的历史价值及意义

鞭杆舞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侧面来展示陇右地区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活与民间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7]它的保护反映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对自身特征的认识认同和被世界认可的程度, 它不仅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成就的标志, 也是今日文明程度的反映, 加大保护力度, 走上一条开发, 保护传承的良性循环轨迹, 它的保护刻不容缓。^[8]研究和探讨地域文化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以及内涵特色, 实际就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直接揭示, 也是继承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要途径之一。鞭杆舞是反映陇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隶属传统体育, 传统体育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祖先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鞭杆舞的研究, 有助于现今挖掘整理先古的时代特征及利用鞭杆的价值, 考究那时的乐器、服饰、骑技、武术都有现实的意义, 为现今的体育的发展及历史的考据都有重要的价值。

2.2 保护鞭杆舞的现状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经济一体化现代进程的加快,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又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尤其是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 空前规模的人流, 物质和市场经济文化遗产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从而也使保护工作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 紧迫, 全国各省催生了对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开发和关注, 于是“文化热”为基础, 以区域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为主导的地域文化研究勃然兴起。^[9]近年来, 地域文化研究高潮迭起, 方兴未艾, 大有成为“显学”之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鞭杆舞的传承人都已年逾古稀，新的传承人断档，这些老人应当是我们进行录像访谈及传承新人的主要对象，是给予我们保护和抢救遗产的最后机会，否之，我们将会犯下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性错误，^[10]一旦鞭杆舞消亡，就意味着民族个性和特征的消亡。

2.3 保护鞭杆舞实施

鞭杆舞的最终主体是人，要对鞭杆舞有很好的传承与发扬，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者的保护，同时也特别依赖创造，享有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这一遗产的切实有效的保护。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政府要从民众出发，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以人为本的精神，注意倾听当事者的声音，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尽可能邀请学者对其全方位的研究，使他们积极投身于鞭杆舞的挖掘、整理、传承与创新工作，确保鞭杆舞的生命力。增强全民保护鞭杆舞的意识，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媒体，以各种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普及遗产保护的知识，宣传鞭杆舞保护的意義，只有全民保护才是真正的安全彻底的保护，同时，要求重要人士搭建平台，让全民在一定的时空下有展示的机遇，这对传承和发扬鞭杆舞有着重要的意义

2.4 鞭杆舞在全民健身的意义

全民健身计划是我国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和跨世纪的发展战略规划，整个计划贯穿着倡导和推广适应我国群众消费水平的体育健身、康复、娱乐等市场，担负着向群众推广简便易学，科学有效的体育健身形式和方法的重任。目前中华民族正需要鞭杆舞阳刚之气的感染和激励，使全民族精神重获振奋。这种精神需要大众认同和接受，进入广大群众休闲、健身的领域。因其舞姿优美明快热情欢畅，且易学易记，通过身体活动方式，使参与者获得了娱乐和健康，获得了人际交往，融入群体、融入社会的充分满足，促进了更为健全的发展，便于推广。

鞭杆是一项能全面锻炼和健全体能的运动。它以“鞭子”的形式来表现舞蹈艺术，以体操、武术的动作来表现韵律、抒发情感，在变化多端的节奏中完成各种表演造型和难度动作。^[11]可以增强人们的体质和增进健康，提高动作力量、速度及灵敏度，提高弹跳、耐力，柔韧性等素质，特别是对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等人体器官的功能非常有益。同时，鞭杆舞的参与可以诱发积极的思维和情感，这些积极的思维和情感对抑郁和困惑等消极心境具有抵抗作用，提供了交往、倾诉、宣泄的平台，能使参与者锻炼时进入自由联想状态，在重复性的技术动作中，通过冥想，思考

等思维活动，能促进思维的反省和脑力的恢复，对注意力的有效集中或转移，可以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

鞭杆舞具有很强的健身功能，运动量可大可小，参与者不受场地、人数的限制，适合于小孩和中老年人群。鞭杆舞的组织方法的多样化，表演的形式可以灵活多变，既可以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在广场上表演，更可以在自家的院舍和小区表演。鞭杆舞不受时间的限制，完全可以用于晨练和取代单调枯燥的项目。

3 结 语

陇右鞭杆舞饱含着千余年的历史渊源、厚重的文化蕴意、崇高的艺术品位、独树一帜的地域特色。不仅让人们领悟到远古时期原始艺术之美，也是考究秦文化的活化石，反衬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而且具有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的因素。在紧随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陇右鞭杆舞承载着传承传统体育文化、慰藉现代人、健身娱乐、塑造天水旅游品牌的多重功能。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娱乐方式的改变，鞭杆舞处于被冷落的尴尬境地，需要现代人在传承的基础上改造与发扬，和现代社会发展相契合，定能够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延续其不竭的生命气息！

参考文献：

- [1] 雍际春, 等. 陇右文化概论兰州[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427~445.
- [2] 水 涛. 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100.
- [3] 《后汉书》卷五《景帝纪》如淳《注》引《汉旧仪》.
- [4] 非物质文化遗产. 鞭杆舞[DB]. <http://www.tianshui.com.cn>.
- [5] 傅振磊, 董新光. 浙北滚灯舞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08, (8): 119.
- [6] 樊传庚. 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249~276.
- [7] 王国宾. 舞蹈教育战略与发展[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30~43.
- [8] 倪依克, 胡小明. 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J]. 体育科学, 2006, (8): 2-666-70.
- [9] 雍际春. 《西汉牧苑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 (2) .
- [10] 雷 湃, 蔡智忠, 等. 旋鼓舞的文化内涵与健身研究[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09, (4) .
- [11] 雷 湃, 陈爱军, 等. 陇右地区鞭杆舞研究[J]. 武术科学, 2010, (3) .